

千门八将^①

千门含局三十六 八将少五不做局

千门，原名虔门，本以救苦度世为目的。经过数千年传承，虔门技能被众多心怀叵测的千者利用，变成了尔虔我诈的手段。虔门渐渐就成了千门。而我们寻常理解的出千、老千，仅是千门的冰山一角！

八将聚首

高阳/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千门八将^①

八将聚首

高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门八将. 1, 八将聚首 / 高阳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461-1

I. ①千…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671 号

书 名 千门八将. 1, 八将聚首
作 者 高 阳
出版 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 策划 张 一
责任 编辑 姚 丽
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61-1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过门】

自古以来，天下之人便有三教九流之分，但无论是释、道、儒三教，还是上、中、下九流，人们要生活都必有一业在身，当官也好，行商也罢，这一个行业的身份总是免除不了的，从而也就延伸出了无数的行当。

天下行业林立，大体可划分为三百六十五小行、七十二大行。

但还有一些不入天下百行的门道，却也存在于三教九流的手艺人当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并且组织庞大的八门行当，被人称作江湖外八行。

1 盗门

外八行中最大的就是盗门。

天下很多没有本钱的买卖都可归类于盗门之中，无论是走千家过百户的飞贼土鼠，还是占据一方，拉竿立旗的响马流寇，甚至包括荒郊野岭挖坟掘墓的摸金术士，这些都算是盗门之人。

盗门的流派众多，各个流派所拜的祖师也各不相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唐代空空儿，是他将盗门的各个分支一统，形成了外八行中最大的势力。不过到了明朝后盗门再次分家，形成南北两个势力。

2 _____ 蛊门

外八行中最让人觉得恐怖的就是蛊门。

蛊门中蛊术多样，但种种都透着邪气，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赶尸蛊术。

赶尸一术起源于湘西，相传最早是由蚩尤所创。蚩尤在涿鹿与黄帝决战，直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活人和伤兵全部撤出战场后，蚩尤站在死人堆中对军师说道：“我等万不能让众兄弟埋骨他乡，你送他们回去吧！”于是军师手持招魂符，在前方引路，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便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向故里而去。

原本蛊门人丁单薄，即便有神鬼难测之能，也难在江湖中立足。直到唐末年间，同在湘阴之地的排教被蛊门所吞并后，蛊门才冲进外八行行列当中。

3 _____ 机关门

外八行中最让人惊叹的就是机关门，也称销器。

机关秘技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鲁班造出的第一台木牛流马便属于机关一流，但只在《论衡》中寥寥八字以概括，直到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偶得制造图，才使这神奇的天然无公害无污染的交通工具重现人间……但这两个人都算不得机关门的祖师，真正创立机关销器之术的是祖冲之，所以说在东晋以前的古墓中是没有机关陷阱的，现在的小说动不动挖个公元前的墓就出现流沙陷阱弓箭的，也不想想那时候谁会制造啊……

机关门进入外八行是在明朝初。那时海路已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被引进中国，机关门先辈结合这种技术，终于光大了机关门。土木之变后瓦剌大军围困京城，机关门应外八行千门邀请加入明军神机营中，曾立下汗马功劳。

4 _____ 千门

外八行中最神秘的是千门。

古老相传千门乃是推演八卦的祖师伏羲氏所立。女娲造人后，补天而去，伏

羲住世观黎民苦厄，而设虔门，希望能传下思想，铸万民之信仰。但伏羲忽略了人之本性……

虔门三技，本以救苦度世为目的，却被人们变成了尔虞我诈的手段。

虔门就成了千门。

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千门的三技在岁月中不断流逝、减少，但众多心怀叵测的千者骗人之心，却是日复一日，有增无减。

虔门的初衷何时才能重现？千门千年的衰退何时才能复苏？

5 _____ 兰花门

外八行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兰花一门。

兰花门的特殊之处在于门中都是女人，兰花门中人都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妓女。相传此门的祖师爷乃是管仲。

虽然兰花一门全是以卖色为生的女子，但并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属于兰花门。兰花一门脱身于官妓，也就是说私妓是不属于兰花门的。

6 _____ 神调门

外八行中最为诡异的门派是神调门。

神调门还有一个称呼叫巫门。据说神调门的祖师爷是魏文帝曹丕之妃甄氏。相传曹植那首旷世之作《洛神赋》就是描写了甄氏在施展神调秘技时候的英姿。

神调也就是我们常言的跳大神。神调一门中，男人叫巫公，女人叫巫婆，由于这个行当都是二人合作，一唱一跳，所以也将唱歌的人称为神调歌者，将跳神的人称为神调舞者。

7 红手绢

外八行中最为梦幻的门派是红手绢。

红手绢一门的祖师乃汉末奇女红衣。红衣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的外号。野史札记中对此女的介绍只有寥寥几句，外八行的传说中倒是多流传有此女的通天幻术。传说她曾街头卖艺，取麻绳一根拿在手中，抖手之间麻绳就如竹竿笔直地立在地上，随后她顺着麻绳攀爬而上。

绳索极长，举目难见其端。周围的看客见她上去后好久都不下来，有大胆之人就去拉那根立在地上的麻绳，谁知一碰之下，麻绳竟然瘫软下来，而爬到绳顶之人已不知去向。

红手绢通俗地说就是戏法，中国的传统戏法，也可以叫障眼法或者幻术。红手绢一门的幻术与西方魔术差别很大，就单看现在红手绢一门流传于世的低级幻术——丹、剑、豆、环，这些戏法讲究的都是“上下翻亮，经外交代”。就是把双手的前后左右都亮于观众的眼前，道具的里外也都让人看个清楚，然后再进行造作。而魔术呢？魔术的手法讲究的是“上指下掏，左亮右操”。当魔术师一只手指向某处的时候，你去观察他的另一只手吧，他的另一只手一定在掏某些埋伏。

可惜红手绢一门正宗手艺失传不少，而且挂牌的传人也都低调异常。

8 索命门

外八行最为血腥的就是索命门。

索命一门的祖师是荆轲，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都清楚的。但索命一门以前可不是金钱换命的理念，无论是荆轲、专诸，还是无名、百刎，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刺客无不本着为民为天下的信念去做他那明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伟大事业。索命一门最后演变成拿人钱财、替人索命的局面，完全是由大明朝初期赶杀外八行导致的。

【楔子之一】

1936年10月7日，齐齐哈尔，大雪纷飞。

在北郊的一个小院内，三名男子围炉而谈。

“只要老齐将资料完整地送出去，咱们哥几个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小日本断电这一招虽狠，但正是因为此举让他们入了我的千局。”说话之人是一个30多岁的短发男子，他身着青布长衫，白面无须，一副书生之态。

青衫男子的左右各坐一人。左手边的这个人打扮比较特殊，户外鹅毛大雪，寒冷异常，屋中虽有煤炉但温度也在10摄氏度以下，三人谈话时的哈气还清晰可见，但这人却光着身子，只穿了条暗红色的中裤。光身男子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炉筒子说：“他们那个计划叫啥来着？”

另一个人穿着黑色的长衫，戴着一副眼镜，他坐在炉子旁正不断地向煤炉中一张一张地填纸。纸张上密密麻麻都是一些乱码。听到光身男子问话，他含笑回答：“叫东方的马奇诺！”

光身男子又转头问青衫人：“你说东条英机那厮会派多少人来抓咱？”

没等青衫人答话，那正在焚烧纸张的人便笑道：“堂堂的千门火将还惧怕他小日本的燧兵？来多少能拦得住你？”

那被称为千门火将的男子望向窗外，语气低沉地说：“我是担心老李，为了把情报送出去，他算把自己搭进去了，我们千门可……”没等他把话说完，那青

衣男子便插话道：“如果用我千门一派的存亡来押宝几千万民众的自主生活，我情愿输掉，我现在只担心东条英机会动用隐杀，老齐的日语虽然不赖，但好多密令我们还是不能掌握！”

“那你为啥当时不让我去？”光身男子听罢急忙起身，当下就有出门的意思。

青衫男子不慌不忙地说道：“赌中行千斗的就是布局，你有你的位置，再说你的性格也不适合！”

光身男子听罢满面不平之色，但嘴上也没有反驳，只是嘟嘟囔囔地坐了下去。戴眼镜的黑衫男子将最后几张密文纸投进火炉中后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飘飞的雪片，沉声地说：“即使东条英机动用隐杀，可派出来的人数也绝对不会超过5个，前天有消息传来，东京方面派过来的40名隐杀在长春被柳七截杀，生还者不过十余人！”

光身男子听罢兴奋地喝道：“好一个亮杀柳七，小老头今年恐怕都有六十了吧，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身手！我冯绝算是服了！今天要是小日本真的杀来了，我定要跟柳七遥斗一把，看谁杀得多！”

“老冯！你可千万别意气用事。关东军和隐杀可完全是两码事，隐杀是不带枪的，所以柳七才敢单枪匹马地去截杀。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李文鹿哥！”戴眼镜的黑衫男子回头说。

冯绝正当兴起，被他这么一拦，顿时泄气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如果我千门还有脱将在，我们哪里还用担心这些，别说是东条英机的反特小组，就是全关东军都来那小日本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哎？对了，你刚才说啥？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老李？那你呢？永平，你放心，照顾你们两个还是绰绰有余的！”

冯绝说完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李文鹿，只见他也面色阴沉，顿时满面疑惑地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谢永平从大褂的内衬中拿出一方粉红色的手帕，然后将眼镜取下来仔细地擦拭了起来，并没有回答冯绝的话。

李文鹿语气低沉地说道：“我们三个想要全部逃出齐齐哈尔恐怕不太现实，这条被命名为东方马奇诺的战事防线，是日本军事的最高机密，东条英机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我分析他一定会用非常手段的！”

冯绝见李文鹿和谢永平二人的脸上都死气沉沉的，不由得焦躁异常：“什么叫非常手段？他们还能有什么非常手段？我们几个去对抗他百万关东军不现实，

但要从小小的包围圈里脱身还难？”

谢永平强挤笑容：“正如你所说，如果我们千门还有脱将的话……不难，可现在没有！”

“那老子就带你们硬打出去！”

李文鹿挑眉举目，看着冯绝的眼睛苦笑道：“我和永平担心被捕后顶不住那些酷刑，所以……”

冯绝起身高声吆喝道：“所以个狗屁！这像一个革命家说的话吗？这像一个千门主将说的话吗？别说有我在不会让你们被抓，就说如果我们都被捕了，难道小日本的那些搔痒手段就能磨软我等的铮铮铁骨？你啥意思？是想自己了断？”

就在这时，墙角的电报机滴滴地响了起来。谢永平急忙戴上眼镜，跑到电报机旁，戴起耳机。

啪啪，炉中的煤炭爆裂开来。啪啪的声响夹杂在电报传来的滴滴声中，显得非常特别。冯、李二人都注视着谢永平，想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一些事态的发展。

“老齐已经用旧苗语将情报传了出去，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谢永平声音平稳没有一丝的激动之色。

冯绝听罢激动地说：“好样的，这旧苗语现在全世界能说的也就百十人，没想到齐老蔫还有这手……”可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永平后面的话，顿时如冷水浇头一般，瞬间熄灭了他心中的激动之火。

“齐兄弟牺牲了！”

李文鹿听罢，豁然起身走到房间的西墙边上站定。西墙之上挂着一张伏羲老祖的画像，画上多有破损之处，发黄的纸张配上并不艳丽的色彩，直观上给人一种素朴之感。

画像前摆放着一个青铜的香炉，香炉中插着八根香，四短四长。四根短香上薄烟袅袅，另四根长香却都没点燃，显然这八根香是被同时插入香炉的，只是另外四根被烧去很多。

李文鹿轻轻地将一根正在燃烧中的短香拔了出来，然后从盒子中又拿出一根新的插在香炉当中。

五长三短，五灭三燃。

冯绝蹲在地上双手捂脸，牙齿摩擦的声音如鞭炮一样连续不断地传出。

八将少五不做局，这是千门千百年来的铁律。如今千门谣将陨落，也就意味

着那匪夷所思的千门三十六局再难出现在世间了。

雪更大了。李文鹿推开窗户，冷暖空气相接下顿时生成一股旋风，鹅毛般的雪片被卷进屋中，在地上盘旋了一阵后慢慢融化成水。雪水成滴，布成一个圆形，而且在圆形的中心还恰巧形成了一个两弯的曲线，这形状太像八卦了……千门的标志也正巧就是这伏羲八卦图。是老天都为这传承几千年的千门即将消失而流泪了吗？

“妈了巴子的！不如我去跟东条英机那厮拼了，反正情报也已经送出去了。正好拖住他们，你们俩先走！”冯绝豁然起身说。

李文鹿将手伸出窗外，平摊手掌，接住几片雪花，然后紧攥成拳。

“雪融化水，水蒸成气，气飞凝云，云摇雪落。千门不会亡，这一局咱要跟日本人斗的是天道。”李文鹿说罢又转身来到伏羲老祖画像之前，抬手将香炉中三根燃烧着的短香全部拔了出来，换了三根新的进去。八根未燃的檀香呈扇形列在香炉之中，虽然寸烟未生，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庄严之态。

李文鹿紧攥手中的三根短香说：“走，咱们去给小日本讲讲说，也让他们长长见识，什么东方马奇诺，什么绝密情报网，在我千门手段下……哈哈，皆不入眼。”说罢，他正了正衣冠，对着伏羲画像俯身一拜后，转身出门。

谢永平也跟着起身，面朝伏羲祖师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又掏出他那方粉红色的手帕，擦着眼镜跟了出去。

二人出门后，冯绝才转身来到祖师爷的画像之前，看着八根代表千门八将的未燃檀香，冯绝单手一挥，那八根檀香竟然全部被点着了。

面对着八股袅袅而起的烟柱，冯绝沉声道：“只要有我冯绝一口气在，绝不会让千门炉不燃香。”说罢深深一拜，转身出门。

这时外面嘈杂的车笛声、凌乱的脚步声，隐隐传进空屋，但屋中声调的主旋律仍然来自于煤炉。

八香同燃，祖师画像之前香烟袅袅，远观之下那伏羲祖师轻挑眉须，仿佛在笑。外面的人吼、犬吠、枪声，所带来的恐吓之态在这似有似无的神来之笑下全部坐化虚无了。

【楔子之二】

“千年积雪为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华亮带着不屑之色念着《长白山旅游指南》封面上的诗词。读罢之后，他将白皮指南丢到面前的茶桌上，望着远方隐隐可见的长白飞瀑说：“我怎么也看不出这长白山有人间第一峰的架势。对了，老高，你说这柳七爷为什么约你在这见面？”

“因为他志在必得。”高阳伸手拿起华亮丢在桌上的旅游指南闲翻了起来。

“什么意思？”华亮探手过去压住高阳正在翻阅的旅游指南，不解地问。

高阳一脸笑意地看着他：“昨天那个导游的功夫怎么样？”

“差得远，我很是不满意！”

高阳将旅游指南翻转过去，指着目录页的下方道：“人家对你可满意得很呢。看，还给你留电话了！”

华亮翻手合上旅游指南追问道：“问你正事呢，别打岔！”

高阳正色道：“等事了了，我再跟你说。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提茶过来！”

华亮起身的同时问道：“今天要摆哪一出？”

“四门兜底！”高阳遥望远方隐在云间白雪皑皑的山头，沉声说道。

二道白河镇就位于长白山脚下，长白山两大著名景点在这里都隐隐可见。但这隐约可见也是需要地理位置的，在二道白河镇上，唯一可以看到长白飞瀑和天池印雪的地点就是高阳和华亮二人现在所处的位置——白河茶楼的顶层！

白河茶楼建于1941年，那时候日本关东军占据东三省，在中俄边境上大兴兵工。为了探清日本军的目的，地下党的情报人员大量秘潜东北。这白河茶楼正是当时建设的一个联络据点。日军无条件投降之后，这里再无他用，也就被废弃了。1983年时为纪念在关东军情报战中牺牲的英雄，当地政府在原址上重修白河茶楼。于是这里就成了国内非常少见的兼参观和饮食于一体的场所。

白河茶楼共有六层，一层、二层都是陈列馆，摆放着一些当时情报战中的通信工具，以及当时留下的一些书面材料和档案；三楼到六楼都是茶馆，而且完全是按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格局装修的。

白河茶楼平常客人很多，当然这些客人中来参观英雄遗物的百分之一都占不了，他们多数都是自助游到此的游客。这里没有星级宾馆，没有大型的导游公司，所以集体的旅游大巴是不会往这里开的。

今天的白河茶楼三到六层已全被二人包下，他们要在这等一个人。

华亮将十个茶杯和一壶热茶排放在桌子上后走到窗前说道：“其实你不该撇开他们三个。”

十个茶杯被高阳以一种奇特的排列方式摆放在桌子上。他并没有回答华亮的话，只是淡淡地问道：“他来了吗？”

“他早就来了。”

高阳和华亮从六楼下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柳七。虽然二人都没有见过柳七爷，但二人都敢确定，那个站在展柜面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老者一定就是他。

“七爷，您楼上请！”高阳上前几步走到老者身边，双手在胸前摆了一个奇特的造型。

老者转头看了高阳一眼说：“有劳相迎。”

高阳做了个请的手势后道：“您是前辈，应该的。”

来到六楼的包间后，柳七爷一看桌上的茶杯就笑了，“还是年轻好啊！我如你们这般大的时候，也给人摆过四门兜底茶。”

高、华二人听罢对望一眼，显然都没有理解透柳七话中的含义。

高阳提起茶壶后指着主位说道：“七爷您坐，蓬莱山后辈为您老添茶！”说罢，将桌面上的茶杯全部倒了个七分满。

柳七伸出那只与实际年龄完全不相符的白皙左手，两指掐杯道：“论身份，

你我都是外八行的一门之长，我本应出三指持杯，但论辈分你们的师爷还要喊我一声世叔，所以小老儿就托大了！”说罢，仰头将离自己最近的那一杯茶喝下。

见高阳和华亮也都喝了一杯后，柳七问道：“如今千门只有你们二人？”

柳七这句话问得高、华二人都极其不痛快。华亮当下便冷言道：“柳七爷是担心我们两个不够看？”

柳七拿起茶阵中最中心的一个茶杯，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长白山峰顶自顾道：“老头子我活了一百多年了，实在是不想再为你们小孩子的事情操心，可你们光是小孩子打闹也就罢了，为何要卷了荆轲画像？”

高阳起身道：“荆轲像是我卷起来的，我认为现在的亮杀门不配供奉他，荆轲是千古义士，可现在亮杀门徒却都沦落为收钱索命的杀手！”

柳七轻抿了一口茶水后回身看着高阳道：“不管亮杀一门现在成了什么，起码我们还知道先贤的德义，即使我们背离了轨道。千门呢？千门的宗旨是什么你清楚吗？”

柳七的问话让二人顿时都哑口无言。千门是唯一一个在外八行中丢了宗旨的门派，作为千门的主将自己还有什么脸面与人家谈祖？

“既然你们卷了荆轲像，我这个当家人就不得不出面了。我要给祖师一个交代，同样也要给门人一个交代！”柳七继续说道。

高阳道：“既然摆下四门兜底的茶局，我两人今天就没做空口白话的打算，前辈画道便是。”

“好！”柳七说了声好后快步走回到桌前，“你可知我为何在此约见你等？”

柳七的问题也正是华亮的疑问。高阳迟疑了一下并没有马上作答。柳七见华亮眼中也尽是迷茫，当下便笑道：“从你没跟火将交代可以看出，你一定以为是因为你们千门以前在这里欠过我的人情，你担心告诉他后要是动起手来，他会因此无法施展全力。我告诉你，你错了，我叫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们看看千门前辈们的所作所为。”

“你知道为了东方马奇诺的机密工程资料可以顺利传出，本来就人丁单薄的千门死了多少人吗？门派宗旨在不在没有关系，只要他的门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啦！千百年来的千门前辈都是如此，所以千门才传承至今，可你们这一代都干了些什么？千门如何才能在你等手中振兴？”

高阳见柳七连珠炮一样的发问让自己的气势降到了最低点，于是急忙又捧起

一杯茶一饮而尽：“柳七爷，多说无益，有梁就要解，无梁莫要接。咱还是按照外八行的规矩办事吧！”

高阳话落，华亮便推开包间中央的茶桌：“千门火将领教亮杀绝技！”

见华亮挪开桌椅后，柳七反而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

六楼贵宾区只有两个巨大的包间和一个两米宽的走廊，每个包间都是东西开窗，东眺可见长白飞瀑，西望隐现绝顶天池。

“江湖上有句话叫‘莫与亮杀赌命’。怎么着，小伙子是要跟我这个老头子拼命？”柳七坐在那里没有一丝起来跟华亮动手的意思。

华亮听罢猛地撕开衬衫，满身的火焰文身在跳动着肌肉牵引下，犹如真火挂体一般，绚丽非常。“早就听过柳七爷的大名。您斗过八国联军，战过日本鬼子，是我等敬仰的前辈，今日得此机缘，怎能不向前辈请教一番！”

柳七苦笑道：“有你们这样揭前辈家祖宗画像的吗？”

虽然慑于柳七的威名和身份，二人说话都很客气，但高阳也身为外八行的一门之长，此时要是就事来解释不免就落了千门的颜面，故而他也不提揭画一事的因果，径直道：“七爷既然喝了四门兜底茶，为何不痛快地画道出题？”

柳七摆手示意高华二人坐下，然后道：“小伙子别急，我的题目不是打，而是赌局！”

听到赌局，高阳和华亮二人都愣住了……外八行在江湖上还有一句话叫“莫与千门做局”，这柳七怎么放着自己的长处不比，反而去斗千门的长处？

本来如果要打的话，华亮觉得自己胜算只在20%左右，如今柳七自己提出做局那就再好不过了。

民国七公子虽然柳七居末，但要说到打，当年燕子李三、大刀王五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华亮虽然对自己的身手很有信心，但要是说面对柳七，这20%的数据都是因分析柳七如今已百岁开外的高龄，体力精力必定不如往前。可眼前的柳七爷怎么看也不像一百五十岁的人，说六十岁恐怕都不过分。

“七爷要做何赌局？”高阳把华亮挪开的椅子又拉了回来，坐到柳七对面问道。

柳七盯着高阳的双眼道：“这一局，我设在长白山顶，如果你输了，交出伏羲爷的画像，我帮你保管几年，如果你赢了，以前的事既往不咎，而且我还会给你指出一条振兴千门的明路。你可敢赌？”

高阳哈哈一笑道：“千门弟子何时惧过赌！好，我们跟你赌这局！”

柳七指着高阳道：“不是你们，是你。”

华亮听柳七此说便问道：“如何不许我参与？”

柳七提杯饮茶，并没有理会华亮的问话，高阳拉了华亮一把，低声道：“你在山下等我好了。”

当天下午，亮杀门主柳七、千门主将高阳二人在二道白河镇购买了一些登雪山所必需的用品后，绕过旅游区开始徒步登山。

茫茫的白雪在夕阳的余晖下分外刺眼。高阳将挂在额头上的高山镜拉了下来，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走在自己身前那个步伐矫健的老人如今已经一百多岁了……高阳每当想到这，总觉得脊梁骨冒风。

柳七回头看了一眼后方弯腰喘气的高阳，微微地摇了摇头。

“六位哥哥，如果这个秘密再不传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跟我一起埋于土下了。哎，我这样是对还是错呢？”

没人回答柳七的自语。

夕阳沉到了山的那头，另一面的积雪反光将整片天空映成红色，一个惊天的谜团由此慢慢拉开！

【楔子之三】

吉林长白山脉白云峰顶，万年积雪从始未融，山顶光雪层都有7米以上的厚度，传说积雪之下还存在冰河时期就有的巨大寒冰层，白云峰顶一年四季从来没有低于过零下20摄氏度……这是一个鸟兽绝迹的地区。可此时白云峰顶端的小天池旁却有一个白发男子。他手持一把黑色的小刀，正在雕刻立于眼前的雪柱。

长白山脉的白头山天池众所周知，中外驰名。但白云峰顶还有一眼小天池的事情恐怕没有多少人清楚，小天池直径两米不到，就如一口水井一般，冬无冰，夏无萍，清澈异常，深不见底。

“你这是在干什么？”不知道何时，一个身披貂皮大氅的老人出现在白发男子的后方。

“跟你告别！”白发男子没有回头，突如其来的问话并没有影响到他手下流畅的动作。

二人都不再言语，随后的两个小时中，一个雕，一个看，默契天成。山顶的罡风忽地将浮雪扬起，可刚在二人身上落定，就被紧随而至的强风吹开，周而复始。

“两年的时间还真短！”老人看着白发男子身前的雪雕感慨道。

雪雕完成。白发男子起身站定，黑色的短刀在他的手中轻灵地旋转两圈后便不见了，“对于我来说，两年却太长了！”

老人上前几步走到雪雕的近前，说道：“好字！”